

“民俗学向导”栏目由北师大中国民间  
文化研究所主持，特邀编辑万建中

# 刍议民间文学的主题学研究

万建中

主题 (theme), 《欧美文学学术语辞典》是这样定义的:“主题 (theme) 有时可以与‘题旨’互换使用。不过, 这个词更常用来表示某个含蓄的或明确的抽象意念或信条。”“题旨”即指“母题” (motif)。在故事学上, “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 能够持续存于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母题”也可译作“情节单元”。前苏联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李福清就说:“我研究的方法有一个特点, 从作品最小的情节单元入手, 作系统性的研究。”可见, “主题”既可以是故事中的一个情节单元, 又可指称整篇民间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抽象意念或信条”也就是说, “主题”的外延包含了“母题”, 又大于“母题”。也正是由于“主题”的外延具有张阔性, 有的学者便谨慎地弃用了民间文学研究中更常见的“母题”一词。

显然, 主题与母题有叠合之处, 有时两者难以区分开来, 陈鹏翔说:“故事的主角在主题学研究里可称为主题也可称为母题, 主要应以其在作品中的功能而定; 跟故事主角密切相关的某些事件如追寻英雄下地狱、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俱可称为主题的一部分。”法国学者把主题看作是母题的一个具体表述, 是母题的具体化。具体地说, 母题往往呈现出较多的客观性, 并不提出问题, 如西方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母题: 诱拐、叛逆、谋杀、通奸、仇恨、嫉妒, 等等; 而主题则多带有较强的主观色

彩, 而且上升到问题的高度, 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 因果报应、及时行乐、人生如梦、红颜薄命、有情人终成眷属等等。笔者曾把民间叙事文学中的禁忌作为一个主题进行研究, 按照这种划分, 作为民间叙事文本中的一个情节, 禁忌应属于母题; 而在一些具体的故事中, 禁忌行为又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往往与因果报应 (如“地陷型”的故事)、舍身为人 (《石马》故事)、光阴似箭 (某些“禁室型”故事)、迷信愚昧 (“不能动土”的故事) 等等结合在一起, 又具备了主题的含义。汤玛薛弗斯基在《主题学》里有一段话:“在把文学作品简化成主题元素后, 我们就获得了不能再减缩的部分, 即主题素材中最小的质子: ‘黄昏莅临’、‘拉斯若尼可夫杀死那老妇人’、‘那英雄 (或主角) 死了’、‘信收到了’等等。作品再不能减缩的部分的主题就叫做母题。”如果把禁忌主题的构成视为禁令、违禁、惩罚三部分的话,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分别称这三部分为母题。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 附有《民间文学母题索引》, 其中的“C”部分, 就是禁忌母题 (共 1000 号)。

有些主题与母题的区别就十分明显, 它不是指一个情节单元, 而是一个文本的中心内容, 或者说是“一个母题或若干母题的总和所表达的基本思想。”以及“创作故事和贯穿整个故事的基本思想”。笔者的主题研究属于以文学形式分析为手段

的意义阐释活动，是对意义结构的解剖，以图发现和总结民间叙事文学作品各种类型的禁忌主题的意义统一。

对民间文学作品中的某一主题进行研究，属于主题学的范畴。“主题学”（thematics or thematology）这个词等于德文的 *stoffkunde* 和法文的 *thématologie*，源自于十九世纪德国学者（如格林兄弟、F·Schlegel）对于民俗学的狂热研究，因此一般人总认为它是德国人的禁脔。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Van Tieghem）说：“主题学……在德国茁壮成长起来了。在民间文学充满活力，依然生意盎然，并对文人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所有国家里情况也是这样。”起初这些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仅在探索民间传统和神话故事等的演变，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关注的就不仅仅是相同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手里的处理，后来，他们的视野扩大到探讨诸如友谊、时间、离别、自然、世外桃源和宿命观念等与神话、传说没有那么密切相关的课题。同时，“由于要给一大堆支离破碎、流传混乱的民间文学主题正本清源，学者们在方法论上必然要转向比较。”<sup>⑩</sup>这样，主题学研究便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

在我国，类似西方的主题学研究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而且，和西方一样，我国的主题学最早也是发端于民俗学研究的。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1924年）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国内较早的主题学研究论文之一。之后的钱南杨先生撰文对祝英台故事演变的探讨，《吕洞宾故事》（二集，1927年）、《徐文长故事》（五集，1929年）的出版，加上钟敬文先生《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1928年）、赵景深先生的《中西童话之比较》等文前后呼应，共同开创了我国主题学研究之先河。

既然主题学始之于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必然脱胎于民间文学；那么，我们用之于研究民间文学乃实属名正言顺，而绝非旁门左道，甚至可以说是这一研究学派的有意识的复归。

尽管在主题学领域主题与母题的界定往往纠缠不清，但主题学的定义还是比较明确的。早期主题学研究的着眼点多在于相同题材（传说、故事、人

物典型等）的流传和演变。随着主题学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注意到“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这个前提。诚如梵·第根所说的，主题学研究的是“各国文学互相假借着的题材”，<sup>⑪</sup>但对某一传说、故事、人物典型等在某一民族文学内的流传、演变，也是主题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因此，美国学者弗列特里契（W. P. Friedech）和马龙（D. H. Malone）把主题学界定为，研究打破时空的界线来处理共同的主题，或者，将类似的文学类型采纳为表达规范”，<sup>⑫</sup>笔者曾对多种含有禁忌观念和情节的民间故事类型进行了审析，正是要打破时空的界线来处理共同的禁忌主题，并揭示这一主题在不同的民间叙事文学类型中的“表达规范”。

笔者之所以要重新拾起主题学这一似乎已被我国民间文学学者遗弃了的研究方法，目的在于摹写出禁忌主题在不同的民间叙事类型中的表现，梳理禁忌主题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脉络。这也正是主题学的精髓所在。“作为主题学研究的对象，并不是个别作品中的题材、情节、人物、母题和主题，而是不同作品中，同一题材、同一人物、同一母题的不同表现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主题学经常研究同一题材、同一母题、同一传说人物在不同民族文学中流传的历史，研究不同作家对它们的不同处理，研究这种流变与不同处理的根源。”<sup>⑬</sup>从禁忌主题的角度审查民间口头叙事文学，或者说把民间口头叙事文学中的禁忌主题抽提出来进行专门“会诊”，恰恰是很好的主题学研究。迄今为止，我国大多数民间文艺学者仍热衷于探究同一故事在不同地域发生变异的社会根源。而笔者在对禁忌主题的研究中，则努力把拥有此主题的不同类型的民间叙事文学置于同一层面加以考察，清楚由一禁忌主题在不同故事类型中的分布及在某一故事类型中的流布，进而运用传统的民间文艺学的方法发掘各种禁忌主题的“文化遗留”（culture survival）。

现代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中另一频繁出现的概念是“类型”（type）。“一种类型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传统故事，可以把它作为完整的叙事作品来讲述，其意义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故事。当然它也可能偶然地与另一故事合在一起讲，但它能够单独出现这个事实，是它的独立性的证明。组成它的可以仅仅是

一个母题，也可以是多个母题。<sup>⑮</sup>如果几个不同的故事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情节，这几个故事属同一“类型”，并被看作与历史渊源有关。主题的研究则超越了类型的层次，突破了“类型”的固有框框，几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类型往往被同一主题拽拢起来，共同构成一个被审析的目标。

以往研究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多以“类型”切入，将有相似情节的民间叙事文学作品归类，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其互相影响和流传变异的轨迹，这是比较故事学的一贯做法。其优点是能展示同类型民间传说故事流变的历史纵深和不同地域空间的变异情况。运用此方法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历史渊源上。这可能有碍于研究，因为大多数传说故事似是多元发生说基于一源发生说。有时为了溯出一种类型的同源，作了大量考证，牵强附会在所难免。刘魁立教授早在十多年前就指出：民间故事研究家“必须对民间故事的实质、民间故事的想象的特点、民间故事的语言艺术的结构和特点、民间故事的价值、功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认真的、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民间故事的所有这些方面，固然都不可能脱离情节而单独地、抽象地存在，但是关于情节的研究决不应该、也决不能代替对于蕴含于情节之中的其他因素的分析和研究。”<sup>⑯</sup>以主题用作单位则可避免历史起源这一复杂的问题，并可任意地张开研究的视野。主题涉及的研究范围与类型不同。类型着重的是情节，关注的是结构形态；而主题着重的是思想观念，即便涉及到情节，目的也是为了解释主题。

不可否认，禁忌在民间叙事文学中当然可以是一个情节单元，笔者将诸多禁忌情节单元的异文划归一个类型。诸如“始祖型”禁忌主题、“地陷型”禁忌主题、“天鹅处女型”禁忌主题等等。这样做，是为了更便利地进行“主题”研究，或许说是进行主题研究的必要手段和前提。

倘若同一内容的主题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我们可以把这个主题叫做‘频发主题’，而不叫‘类型’，因为同一主题的异文有可能与历史关联，也可能与历史无关。同一‘类型’的异文在情节上总是相似，并被认为同出一源，而同一主题的异文在情节上未必相似或同出一源。”<sup>⑰</sup>视禁忌为

“主题”，就可以把完全不同的民间叙事文学类型合理地拉扯到一块。譬如“天鹅处女”及“田螺精”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类型，而它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禁忌主题。除“禁忌”外，诸如“死亡”、“复仇”、“难题”等都是民间文学中极好的主题，其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在民间文学的上下文中释放出光彩夺目的文化能量。这些课题有人做的话，必将把我国民间文学的主题学研究引向深入。

## 注 释

[美] 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学术语辞典》，朱宝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99页。

⑮ [美] 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99页、第580页、第499页。

[前苏联] 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自序》，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台北东大1983年版，第10页。

⑯ 见刘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90页、第176页。

见刘介民主编《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36页。

阿瑟·克里斯坦森《母题和主题》，《民俗工作者通讯》第59期，赫尔辛基，1925年，第8页。

伊纳·玛丽亚·格雷弗鲁斯《民间故事研究中主题、类型和母题的确定》，《国际民间故事研究大会》，1964年，第130—139页。

转引自[美] 乌尔利希·威斯坦因《主题学》，见《比较文学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

⑰ [法]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9页。

⑱ 转引自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湾联经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页。

⑲ 陈悸、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⑳ 刘魁立《世界各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述评》，载北师大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编《民间文艺学参考资料》第一集(上)，内部教材，1982年3月，第307页。

㉑ 何廷瑞《台湾高山族神话传说比较研究》，王焯文译，《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3期，第72页。

[作者简介]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教授。